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咒褻記

### 第四回 薩君沿途試妙法 薩君收伏惡顛鬼

卻說薩君既領了三道人之教，一路而行，將其法運用，果皆應驗。怎見得應驗？薩君一日至鄖陽地方，前不著村後不著店，不覺的腹中饑餒，乃咒褻而食。用袖張之，果然其褻卒至。也不知是從天上落下來的，也不知是從地中湧出來的，也不知是鬼神送將來的。薩君取三枚食之，腹即不饑。又行至襄陽地方，只見有一人家督匠人做那送死的棺木。薩君問道：「做此棺木何為？」有一人答道：「吾父病重將欲死，故備此棺木待之。」薩君道：「何不請醫人救活？」其人道：「服藥多矣，並無效驗。」薩君道：「吾為汝治之。」乃出其棕扇扇之。果然，一扇則熱退，二扇則涼生，三扇則毛骨俱竦，其病即時愈矣。其人遂伏地而拜，說道：「吾父蒙活命之恩，天恩難報！」薩君忙扶起之，說道：「濟人利物，乃我出家人本份，何必拜跪。」既而，其人又持白金十兩奉謝薩君。薩君道：「吾出家人，無用此銀之處。」竟不受而去。

又行不半日，忽聞得哭聲甚哀，哭道：「少年兒，少年兒，曾參不能養曾皙，顏路反為顏回悲。」薩君聞之，此心徒然，說道：「此必喪子者哭也。」遂至其家，只見一老者，乃問曰：「老翁，慟哭為甚？」老者道：「吾五十歲始生一子，今才一十九歲，卒然而死，吾老無所終，是以悲哭。」薩君道：「令郎死幾時矣？」老者道：「氣絕未久。」薩君道：「既如此，老丈不必悲哭，吾能活之。」遂往死者身上貼了兩個符錄，用棕扇一揮，但見死者忽然轉動，不一時復起。其父抱之大哭，說道：「吾以為父子不能相見矣，今何幸返魂乎。」既而問其子：「汝何能返魂歸來？」其子道：「吾剛才去至冥司，忽有兩使者追趕，說道：『快回去，快回去。』既而覺得兩腋風生，遂從使者飛身轉來。」其父乃指著薩君，告於子曰：「此是這位先生救汝之功也。」於是，父子們雙膝跪下，叩首再拜。薩君見這個老者跪拜，亦連忙答禮，說道：「汝吾父輩，請起，請起。」那老者復謝以金帛，薩君道：「吾出家人，何用此等財物，請還之。」遂相別而去。

一日行至武昌地方，又聞得哭泣之聲，哭道：「少年夫，子則幼，妻則單，如何捨得歸九泉。」薩君聞之，此心愴然而悲，遂至其家。只見一女子年可二十二三，姿容雅淡，淚眼長流，正是：玉容寂寞淚闌干，梨花一枝春帶雨。薩君問道：「小娘子，慟哭何為？」那女子拭乾雙淚，說道：「吾夫才二十三歲，今不幸而死，拋下幼子今才五歲，留下妾身伶仃孤苦，妾是以哭之。」薩君道：「爾夫君幾時死的？」女子道：「死未久，只數刻也。」言罷又哭，薩君道：「小娘子，不須悲啼。爾夫君死既未久，吾能活之。」乃往死者身上貼了兩個符錄，用棕扇一揮，死者忽動，不一時復甦。你看那少年夫婦，妻子見了這個丈夫死裡回生，丈夫見這個妻子眼中流淚，相抱而哭。此一哭更悽慘得緊，說道：「比翼鳥險被猛鷹分矣。」既而妻問其夫：「你怎的還魂轉來？」其夫道：「吾已去到奈河橋邊，將欲過之，又愁兇險，正躊躇間，忽見兩使者卒至，執予之手，說道：『轉去，轉去，』言未畢，只見兩腋下清風忽起，故飛身而回。」時薩君在旁，其夫曰：「活君者，此先生力也。」夫婦遂雙拜倒於地。其夫謂薩君曰：「先生，再生父母也。」薩君道：「此雖是吾之活汝，亦是爾夫婦宿緣未斷。請起，不必下拜。」夫婦感薩君之恩，以為無物可報，其女將戴的首飾、穿的衣衫酬謝薩君。薩君道：「濟民利物，乃吾出家人本等的事，豈用謝為？」乃還其首飾衣服，相辭而去。

薩君又行至九江地方，只見一人家，有一男子被魘魘鬼所迷，其人即顛魔起來，頭上不戴帽子，身上不穿衣服，腳下不著鞋襪，赤身裸體，逢屎吃屎，逢尿吃尿，且動輒抱住人家的婦人作耍。其父母鎖鏈於家，將桃枝柳棍亂打，自天光打到晚，身上並無痕跡，也不曉得疼痛。至晚，又開了鎖鏈走出外去，其父母提得回來鎖上加鎖，鏈上加鏈，拘係於重門之內。次晚，又開了鎖鏈並開那重門封鎖，又走將出來。其父母無奈，只得請法師治之。乃著令家童們去請得一個法師，那法師就帶有師兄弟弟共有五人同來助法。時洋洋自得，內有一人云：「法師先生，這個鬼好兇狠哩。先生可要用心一分。」法師道：「吾法最高，吾法最妙，曾翻倒趙公之壇，曾打破晏公之廟。這樣妖怪，消得我幾多本事？」於是，立了兩座高壇，一個法師正壇，一個法師副壇。那兩個法師各煉了一團的火罡，吹起師角，吹的嗚嗚響；搖動師刀，搖的令令聲；就召起五倡之神，五郎之神。只見那正壇的法師頭頂著一個火碗，這副壇的法師手裡拿著師鞭，同著那三個護法的師弟一齊擁護，進到顛鬼房裡。只見那個顛鬼仰起頭兒就相似猢猻之精，睜開一雙眼睛，就相似金眼猛獸。那正壇的法師大喝一聲，他也大喝一聲。那法師大喝兩聲，他也大喝兩聲。那正壇的法師激得個紅生臉上怒髮心頭，就將那所頂火碗「撲籠」一聲打將過去。那顛鬼用口一吹，倒把那火星爆轉。那正壇的法師到不曾燒得邪精，卻把自己的頭髮眉毛燒得焦焦的。那正壇的法師無奈，遂吹動師角，招集猖家之兵，大助力法。不想被那顛鬼將手一剔，那師角就虛空的高高懸起，再也不曾下來。正壇的法師大惱，遂將師刀砍去，又被那顛鬼將手一撇，那師刀又高高的虛空懸起，哪裡下來得。正壇的法師栽了一個筋斗，要打翻天關、搖動地軸，不想被那顛鬼用手一指就吊在東邊。那副壇的法師見這正壇的法師被顛鬼吊了，卻把那手中師鞭打去，也被那顛鬼將手一撇，仍舊懸在虛空。只得栽一個筋斗，翻天關、搖地軸，救將這個正壇法師，不想又被那顛鬼將手一指，又把這個副壇法師吊在西邊。你看，這兩個法師吊得叮叮噹噹，眾人看之，又不曾見有繩索，只是懸空的吊在那裡。吊了這兩個法師不打緊，那顛鬼又弄些手法，把手兒撞了幾撞，兩個法師的頭兒也撞了幾撞，把手兒開了幾開，兩個法師的頭兒也開了幾開。這相似甚的？就相似吊起了兩個播槌，撞一下又開，開一下又撞，一開一撞，一撞一開，好耍子哩。這三個護法的師弟見了這正壇、副壇被顛鬼吊起，卻都驚慌了，筋斗也不敢栽，火碗也不敢打，連忙的走出壇前，敲起令牌，說道：「天之將，地之兵，火之師，雷之神，廬山老母，茅山真君，五猖五郎，火速來臨。」言未畢，只見那個顛鬼出來，把著那護法的，左手提一個丟在左邊，右手提一個丟在右邊。卻又弄些手法，左邊的頭上著力一按，右邊的頭上著力一擦，就相似千斤殺壓了一般，那裡還會動哩。只有一個護法的，見了這個勢頭不好，慌慌忙忙走將出去。眾人看的皆拍掌大笑，笑道：「好個翻倒趙公壇的法師！好個打破晏公廟的法師！法師到不曾趕去了顛鬼，倒被惡鬼趕去了法師。」那法師卻也顧不得人笑，只管連跑，連跑剛走得兩里路兒，遇著薩君。薩君問道：「法師，何忙忙然走也？」只見那法師氣喘喘的說道：「那一村有一個人家，人家有一個顛鬼，我兄弟五人同去治他，不想道兩個被他吊起，兩個被他壓倒，只有我一個不曾遭手，我從來不見這樣的狠鬼。」薩君道：「你且轉去，我代汝驅之。」那法師搖一搖頭，說道：「老先生莫總承。那顛鬼口口聲聲要擺佈我五個，五個之中只進出我一人，你要去正好湊數。」薩君道：「我的法不比你的法，只管去。」法師道：「我的法也高，只是這個鬼精又高我幾倍。」薩君道：「你此去還敢轉來麼？」法師道：「龜魚脫了金鉤釣，擺尾搖頭再不來。」遂逃竄而去。好一個薩君，聞得那些法師被邪鬼吊的吊、壓的壓，怎的不去救？一個生靈，好好的顛了，怎的不去治？遂獨自到那顛鬼之家。果見其人發蓬蓬、眼黃黃，赤身裸體的。又見了兩個法師高吊在虛空，兩個法師壓倒在地上。遂登了法壇，存了神，息了氣，將掌心運動，運了東方甲乙木雷公，西方庚辛金雷公，南方丙丁火雷公，北方壬癸水雷公，中央戊己土雷公，又起著天火、地火、雷火、霹靂火、太陽三昧真火。只見雷有聲、火有燄，雷有聲驚天動地，火有燄灼物燒空，須臾之間，那火雷雷公就把那顛鬼擒下。那顛鬼雙膝跪下，叩頭磕腦，說道：「仙師饒命！饒命！」薩君道：「你是何方鬼祟？好好招認真情。」顛鬼道：「我乃本村魘魘之精，三十年前搬財運寶，陰富這個人家。這個人家感我恩惠，年年供祭於我。今六、七年來並不曾斟一杯淡酒，燒一陌紙錢，是以小鬼不忿，因此為災作禍，望仙師見饒。」薩君道：「據汝此說，罪非全在爾身，主家亦有責。我今令爾主家，仍如前祭。爾須要改行自新，勿得再如此為災作禍。」顛鬼道：「再不敢了。」薩君道：「汝可放下兩個吊的法師，扶起兩個壓的法師。」須臾之間，只見那顛鬼將手東一指，西一指，那兩個吊的自虛空中緩緩的落下。又將手裡左一剔，望右一剔，那兩個壓的自平地上徐徐的起來。不一時，又落下師角，又落下師刀，又落下師鞭。法師收訖，乃一齊拜謝薩君。不在活下。